



冯利花

两只鹦鹉唱清音

儿子上班的那天，两只鹦鹉来到了我家。

我第一眼见到它们，单看它们的颜色就很喜欢，其中一只，它的头面部是黄色的，两只眼睛是黑点、两个鼻孔是黑点，两只耳朵是两个黑三角，嘴巴周围还点缀着四个黑点，背部的羽毛黄中间黑，靠近头部的花纹稍细些，肚子是绿色的，尾巴则是深绿色的。另一只头面部是白色的，一样用黑点来点缀面部，背部的羽毛白中间黑，也是靠近头部花纹稍细，肚子和背上都是蓝色的，尾巴则是深蓝色的。两只鹦鹉的大尖嘴巴一样都是淡黄色。我惊讶于它们颜色的搭配极其鲜艳，更窃喜于绿色、蓝色都是我最喜爱的颜色，真可谓一见钟情。

虽说换了个环境，但感觉它们一点都不害怕，一来就叽叽喳喳，它们居住的笼子还算宽敞，在里边也够它们扑棱，我初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到它们，也实属稀罕，脱口而出，“你们好”，它们友好地安静了一下，算是对我的回礼？我满心欢喜，一下子想出来俩名字——“蓝蓝”“绿绿”。对，它们有名字了。

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我先去看看它们，它们一听动静，就开始亮嗓了，我赶紧地问候它们一声，“蓝蓝、绿绿你们好”，尽管它们置之不理，我还是会问上很多遍。不过问候的语气也得看我的心情，我开心时，语气自然也温柔些，不开心时，像例行公事一样。好在它们比我大度多了，也不和我计较，顾自练着嗓子。

给它们准备了一个米盒，一个水盒，晚上水盒就直接变成它们的尿盆，每天早上水由清变浑。反正我每天早上得换新水，一开始还训斥了它们两天，但它们不服管教，我也就习惯了，换个水能有多累？

最痴迷于它们两个的叫声，那么清脆，尤其是早上，睡了一晚，估计它们有精神了，你追我赶，叫得很响亮，很欢实，把我迷糊的脑子都叫醒了。它们或一边叫一边偎在一块儿；或嘴对嘴地叫，或干脆边飞边叫，整个早晨我感觉自己像置身于林间，鸟声不绝于耳。

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它们表演杂技——两只脚挂在笼子顶上，头朝下面，又或者两只鸟一人霸着笼子的一侧横挂，竖挂，又或是在它们立足的木枝上并排着，边叫边左右移

动，位置还很一致，一眨眼它们就交换了位置，再继续移动。

阳台上光线充足，每天把它们挂出去时，它们叫得更欢，或者两只鸟各立一边望着窗外叫，或者紧紧相依望着窗外叫，叫声那么漂亮，可能它们把阳台当成了最美的地方。唉，想想它们只能生活在人造的笼子里，也是怪可怜的。

有时候，我和朋友聊天时，它们俩也一直在聊，比我们聊得更热闹，甚至会压过我们的声音，我很想训斥它们懂事点，可是它们那么地开心，我又怎么舍得训斥它们？有时候，我写作写不下去了，会怪罪到它们的头上，可它们还是自顾自叫着，一点不会看我脸色，我又拿它们有什么办法？

有时候听不到它们的叫声，我会看看它们正在干什么，原来它们正相互依偎着，长时间静静地一动不动。有时候听不到它们的叫声，它们是在各自清洗自己的羽毛，舒张完羽毛，然后用自己的大尖嘴巴在身上这儿触一下，那儿咬一下，也许是舒坦了，它们两个就静静地一直对视着。

凡人与人相处，人与物相处，日子一旦久了，总会生情，何况我又是一个这么多愁善感的人。现在开心时，我会看看它们，多问它们几遍“蓝蓝、绿绿你们好”。不开心时，我也会看看它们，看见它们总是那么开心地叫着、闹着，声音那么脆亮，一副随遇而安、超然物外的样子，我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心情也会稍微舒畅点。

我的两处乡愁

宛皖

我是非常地道的合肥人，在合肥这座城市居住生活了三十多年。合肥的水土养育了我，这里是我扎根的肥沃土地。但我小时候是在芜湖的外婆家长大的，芜湖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印记。对于芜湖，我的情感上永远有着浓浓的乡愁。

芜湖是鱼米之乡，小时候喝着长江水长大的我，更喜欢这里的乡音乡情。我是市中心镜湖边看风景的闲人，是赭山上登高远眺的路人，山清水秀的风光，让身处这里的我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期待。

长大后来到合肥，却斩不断儿时血液中关于芜湖千丝万缕的联系。远隔时空的距离感，让我与儿时的小伙伴们渐渐疏远。随着交通的发展，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让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变得不那么遥远。回芜湖看看，是一种情结。外婆外公早已离世，回芜湖成为看望娘娘和舅舅们的一份牵挂，也成为对儿时的小伙伴们的一份惦念。

与芜湖这座城市的距离，慢慢地，成为乡愁的记忆中最美的留白。芜湖在我心中留存着一些深深浅浅的记忆。除夕和家人一起围坐在客厅嗑瓜子守岁；祖屋后面高大的梧桐树，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外婆炒花生、做芝麻糖，飘着扑鼻的香气；和家人们在祖屋前留下一张

给儿子送餐

杨志艳

饭键，然后在这间隙里去准备一些肉禽与时令蔬菜，11点10分我开始炒菜，大约10分钟炒好三样菜，依次放入不锈钢提桶最上面的食格里，最后再用饭勺添上适当的白米饭，打包盖好，约11点20分从家里出发，沿东山苑绕行16分钟后到达孩子学校后门。本来租的房子离学校前门挺近的，可前门是高一、高二部，为了营造一个安静而不被打扰的学习环境，所以高三部的教学楼位于学校最后面，再加上家长不能入校的规定，所以绕小道把午餐送入后门是我认为的最佳方案。

出门没走几步就到了东山苑的小区，走在绿树红花、环境优雅的小区走道里，让人感觉是走在一条布满鲜花与充满希望的大道上，地面上三叶草

开着粉红的花儿，树上结着橙黄明亮的枇杷，深吸一口气，枇杷的芳香沁入五脏六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酸酸甜甜的滋味，像极了孩子们正是初果挂满枝头的大好时节。曲线小径的拐角处有几棵高大的榉子树，油亮而翠绿的叶子中映衬着朵朵洁白且清新脱俗的花儿，特别是那旁枝上含苞待放的榉子花总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似开未开最有情”的朦胧美感。举步向前，还有几株石榴与紫叶李相互依偎，石榴花正热情似火地怒放，紫叶李的果子正风姿绰约地迎风摇曳，它的鲜红与石榴的火红就像是一个个高悬的“红灯笼”引领着路人此地的路人迈入吉祥。

人们常说：“树是不会长到天上去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不虚此行

收获美景，这是我在送餐的路途中情不自禁心生的感慨。由于有时在路上沉迷于美景，我也会迟到，走到学校门口不见孩子，门卫告诉我他已回食堂吃饭去了。再加上刚开始我对路线环境不熟悉，在一次回来的路上心不在焉从而导致误入“歧途”，多走了一段冤枉路，却也更好地欣赏了这些风景。

在送餐历程中，我所经历的迟到与绕行也多像一个人的学习生涯，如果能考到漂亮成绩，那家长就由衷地喜悦并祝福，如果不是很理想，我就当他绕道了，也有别样的风景可看。在这段“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里，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的父母陪着一起穿越“沙漠”，去探寻生命的“绿洲”。

边城艾叶浴水香

楼政

挂菖蒲、撒雄黄、包粽子、佩香包……虽还未至端午，但今年边城叙永端午节的传统文化活动已在春秋祠广场逐渐拉开序幕，有桧槽苗族乡蜡染工艺和两河镇吊洞砂锅等非遗项目，芦笙独奏、跳竹竿舞、汉服走秀……一个个独具民族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尽情展示叙永的地方文化特色，吸引了众多群众驻足观看。其实传承端午民俗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叙永还有很多很多，但我回家映入我眼帘的，是桌上摆放好的一叠叠干净素绿的艾叶。

桌上的艾叶，仿若将我一下拉回到童年。记得自己上小学五年级那会儿，在端午时节母亲与常人一样，包粽子、挂菖蒲，唯独

那浸泡在清水里的艾叶引起了我的好奇，忍不住向母亲问道：“妈妈，您怎么捡些杂草放在盆里用水泡啊？”

母亲笑了笑，摸着我的脑袋认真地说：“孩子，这不是杂草而是艾叶。”

“那您泡艾叶干什么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母亲说完，便抬起盆里浸泡的艾叶进了厨房，临走前给了我一个神秘的微笑。

好奇的我靠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看着母亲。原来母亲是将艾叶放入大锅里烹煮。没过多久，母亲将烹煮艾叶的汁水，经纱网过滤后，便全部倒入我洗澡用的木盆中。待澡盆里的水冷却了近十分钟后，母亲

一面用手伸入水中试了试水温，一面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说：“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我心领神会，脱下汗汗淋漓的衣裤，在这炎炎的夏日泡入满是艾叶香味的澡盆里，无疑是一种别样的“消暑”体验。随后母亲给我讲述了端午艾叶泡澡的习俗。原来用煮好的艾叶水泡澡，不仅可以止痒除菌，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还可以洁净空气和驱除蚊虫等，所以古有谚语“洗了艾叶浴，一年身上好”。一叠素雅的艾叶，在酷热的夏季，寄托着一对母子浓浓的亲情。

“政儿，该准备用来泡澡的艾叶了。”母亲的提醒，让我回到现实，该去处理艾叶了。



整齐划一

张成林 摄

窗前一枝玉兰花

王丕立

那个人便是扎着羊角小辫的我，围绕着母亲给我的生日礼物一圈圈跑动。那是一台灯盏，母亲新买来的。和过去简单的灯座上面伸出一根灯捻的构造不同，灯芯周围有四片玻璃，像抬起的手掌，捧着那一豆火。而灯芯也由一个有孔眼的小铁筒罩住，很精致，整盏灯看上去就像一朵花。

母亲说，那确实像花，玉兰花。乡村里没有那样的花树，乡村里的树都是奔着实用栽的，城里才有那样的花树，栽种不为用木料，也不为吃它的果

实，而是为着它枝头好看的花。之后，我们给灯起了一个名字——玉灯。那时乡村里没有电灯，我们姐妹在玉灯下做作业，常常在休息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玉兰花该是什么样。母亲说，玉兰花就跟荷花一样，只不过是白色的。

那么大一朵花长在树上，想想就觉得惊奇。家乡的果树，开花都比较大，桃花、李花、梨花虽鲜艳且繁密，但花朵小；板栗花、枇杷花也很小，还暗淡。母亲说，不用多想，以后去城里，就可以好好看看了。

读书的时候，我总有一股干劲，也许源自心中有这么一个念想。那会儿一想到城市，浮现在脑海的首先就是这样一朵好看的花——玉兰花。

如今，这朵曾经无数次揣摩于心的花竟奇迹般生长得离我这般近，每每侧头望一眼那枝玉兰花，油亮的椭圆叶片间，一朵莲花坐在中央，我的耳畔便响起母亲的声音吟诵李孙宸《玉兰花》的声音：漉漉湘皋洗碧花，国香原不借群葩。不知谁傍蓝田种，尽向金茎溢露华。我的心一下泛起丝丝甘甜。

寂静的时光

(外二首)

何军雄

一段隐喻，暗藏于内心深处
从一截时光中浮出
繁华的背后，是无声告白
所有过往的记忆在午夜升腾
寂静的时光，散发出光芒
犹如苔藓，历经岁月的磨练
攀爬在一堵墙的制高点上
仰望苍穹，尘世的繁华四起
寂静还在静夜徘徊，一丝风
穿透时光的隧道暗自飘摇
在无声中递进，年轮一般
将青春年华的日子依次打磨
雕琢人生的荣耀，挥毫泼墨
勾勒出人间烟火的词牌名
寂静中抒情，或时光中崛起

山间的野花

无名的野花，肆无忌惮地开着
在夏天到来的时候，迎着风
驻足山野，构筑成乡间的美景
开遍整个山坡，醇香迷人
将一个季节的尾声，用花告破
空旷的山间，唯有野花值守
与一株草的浩荡一起萌动
漫山遍野，随心所欲地绽放
十万野花是夏日最美的新娘
静候一场风，将芳心迎娶
山间的野花，让蜜蜂春心荡漾
整个夏天陶醉，山坡沟岔
就是野花打开了季节的扉页
诗赋雅句，以一束野花的芬芳
为山间盛大的锦绣，著书立传

望向六月的乡村

风吹麦浪，每一株庄稼
都是六月里最宏大的景致
奏响收获的音律，以及
大地的凯歌，乡间的盛事
从一场收割的喜讯中延伸
在六月，乡村肆意沸腾
犹如一尾被时光追赶的鱼
大写的风华，用素笔轻描
一草一木在绿色中抒情
黄昏时分，乡村静若
一幅白描，或是夏日叙述
将乡村的六月写意涂鸦
田野，老屋，山泉，槐树
构成一部美与和谐的史册
镌刻着乡愁，以及牵挂

2022年6月1日

编辑：任维佳 实习编辑：黄祎鸣

夏天的午后，一个人在书房读书，清风徐来，一股幽香时断时续钻进鼻孔，细细打量，我才发现那枝跃上窗台的玉兰树上有一朵洁白的花，粉面含羞的样子。那是一朵刚开的广玉兰，花香悠远淡雅。

广玉兰的花朵很大，书上常将它比作荷花，许多人又称它为“荷花玉兰”。可我觉得它更像一盏灯，一盏玉灯。灯碗由周围雪白的花瓣拱护而成，灯芯由中央的花柱充当，花柱上的黄色花药仿佛是结彩的灯花。我的目光一触碰到它，眼前便跑动起一个